

# 卫立煌率部御敌鬻鬻山

尹向东



抗战期间，卫立煌（中）在前线部署作战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侵华日军占领北平、天津，并于8月12日出动精锐部队，配以飞机、坦克和重炮，向平北的南口发起猛攻；同时，日军调集关东军由察哈尔北部南下，进攻张家口与大同。中国军队据守长城防线，血战十余日，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。与此同时，卫立煌奉命率十四军从周口店出发，穿过平西门头沟山区，增援长城防线的中国军队。一路上，卫部克服重重困难奋勇前行，多次击溃日军的阻击堵截，并在鬻鬻山周边地区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壮烈的殊死搏斗。

## 击破敌人多重防线

南口战役爆发时，在南口、张家口、大同一线的中国守军主要是汤恩伯指挥的第十三军、高桂滋指挥的第十七军和第七集团军的傅作义、刘汝明部。其中，汤恩伯奉命率三个师，在平北南口两侧山地沿长城向西至平西横岭一线布防，组织防御。日军则兵分两路：一路沿平绥铁路向南口地区攻击，另一路向南口以西地区中国军队的长城防线发起攻势，企图从侧翼威胁南口。中国守军顽强抵抗，使敌人多日不得进展。

8月15日，蒋介石命令卫立煌率第十四军北上，增援南口。第二天，卫立煌率第十四军三个师从周口店出发，向北进入门头沟，准备经平西山区，进入横岭城、镇边城，直抵南口。

日军发现卫立煌北上增援后，一面增兵开始猛攻横岭、镇边城等地的中国守军，一面派出牛岛支队，阻击卫部的前进。

18日，卫立煌部前锋行至千军台地域，与日军阻击部队交火。卫部一路猛冲，突破日军数道防线，向镇边城方向奋力推进。20日，卫部前锋冒雨到达沿河城，因山路倾斜狭窄、地形不熟，进展缓慢。当时正值雨季，山洪导致永定河河水暴涨，原定地点已经无法渡河，卫部大队人马只得绕道而行，寻找其他渡口。22日，卫部第十师二十八旅进至下马岭，遭遇迎面而来的一支日军骑兵部队。二十八旅立即发起攻击，很快将该股敌人歼灭。第二天，二十八旅向前急进，遭遇日军另一支部队的拦截。经过激战，二十八旅子敌重创，并将残敌包围在河边。残敌无法突围，只得于夜间丢下马匹、武器，跳河逃生。

23日，卫立煌部二四九旅一个团进至千军台地区，在鬻鬻山、桃玉山、庄户等处，与几乎同时赶到的日军阻击部队发生激战，双方反复厮杀5次，最终日军不支，仓皇败走。当日夜间，该股日军在得到增援后卷土重来，企图乘夜偷袭二四九旅宿营地。当他们爬上山坡时，被中国守军哨兵发现。激战中，日军大队长高田及其副队长松木均被击成重伤，敌人失去指挥，再次败走。

24日，卫立煌命令各部加快速度前进。当日上午，二十八旅进至太子墓下马岭，和日军阻击部队激战。下午，二十八旅在芦峪口、大村一带突破敌人的防线，敌人向田村、马刨泉村方向溃逃，二十八旅跟踪追击，进至马刨泉村，随即向村内敌人发起攻击。激战至25日，二十八旅攻克马刨泉，继续乘胜前进，并在马刨泉村西北击溃赶来增援的日军。

与此同时，二四九旅也在行进途中和日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，一路上歼灭了敌人3个中队，缴获了包括日军《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》在内的一批机密文件。

26日，二四七旅也渡过永定河，向二十八旅左、右两翼方向推进。二十八旅得到友军的掩护，加快速度向镇边城和横岭城推进。由于“通信器材不全，与汤（恩伯）部未取得联络”，当日，二十八旅虽赶到镇边城和横岭城，发现两地守军均已撤走。

原来，日军为阻挠卫立煌部和汤恩伯部会师，在拼命对卫部进行堵截的同时，又调集兵力，向镇边城、横岭城发起进攻，镇边城、横岭城的中国守军和敌人激战多日，伤亡惨重，但仍占据山岭有利地形与敌作战。日军久攻不下，于是分兵进攻怀来、张家口，企图对长城一线的中国守军实施包围作战。为摆脱不利形势，26日13时30分，汤恩伯下令守军后撤，因此双方的会师没能实现。

## 建立鬻鬻山防线

不久，南口战役即告结束。卫立煌于是命令全军就地转入防御，以鬻鬻山为重心，沿立石岭、永定河、大岔岭、铁柱山、红煤厂挖掘工事，建立阵地，等待下一步的命令。由于二四九旅在进军途中和日军多次激战，人员、弹药多有损耗，卫立煌急调二五五旅经大岭火速赶赴前线，到二四九旅驻守的桃玉

山、鬻鬻山等阵地接防。同时，卫立煌也来到距前线阵地不远的东西胡林设立司令部，靠前指挥。

为调查前线情况，卫立煌派少将参谋处长符昭寰等人前往前线。在了解到敌人集结在王平口、板桥一带后，符昭寰询问了当地地形，在没有向卫立煌报告的情况下，和敌指挥官“擅自”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。26日夜，二四九旅派出一个团，连夜从山路绕道敌后，潜行至王平口隐蔽。第二天夜8点左右，防守鬻鬻山阵地的二五五旅一个营首先出击，一举击溃了驻扎在清水尖尖的日军。王平口、板桥的敌人闻讯后急忙准备前往救援，不料桃玉山上的中国守军突然冲下，向他们发起进攻，敌人只得仓促应战。就在这时，二四九旅的一个团突然从侧后杀出，对敌人实施夹击。日军顿时溃不成军，丢下多具尸体后连夜逃走。第二天，卫立煌得到消息，并没有怪罪符昭寰。

8月29日，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在得到增援后，再次向鬻鬻山、桃玉山等地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。中国守军英勇抵抗，将来犯之敌击退。敌人多次进攻未果，于是于当日黑夜派出一支部队，秘密迂回到鬻鬻山中国军队阵地左翼埋伏，企图在第二天日军发起正面进攻时从侧后杀出，包抄中国军队。这支日军部队在移动中，被鬻鬻山中国守军的哨哨发现，将情况及时报告了上级。经前敌指挥官研究，决定“将计就计”，秘密调集两个营的部队，埋伏在鬻鬻山左翼阵地外围，等待偷袭之敌“入瓮”。

第二天，鬻鬻山阵地正面的日军开始发起进攻，中国守军奋勇迎敌。正当双方激战之际，敌人偷袭部队偷偷向中国守军侧后袭来。当他们好容易爬到鬻鬻山半山腰时，突然遭到猛烈射击，顿时被打死100多人，残敌纷纷滚下山去逃命，又有不少被摔死。正面进攻之敌见状，也纷纷败下阵去。此次战斗后，中国守军纷

纷嘲笑敌人是“画虎不成反类犬。”

## 浴血平西山谷

敌人无法攻破中国军队阵地，就使用重型轰炸机投弹，又调来重炮轰击，还发射了大量化学毒剂炮弹，给中国守军造成很大伤亡。

9月6日，卫立煌鉴于前线官兵伤亡不断增加，命令部队撤出桃玉山等地，集中力量固守千军台北端高地、鬻鬻山、老官帽山等处。敌人占领桃玉山阵地后，以为中国军队已无力再战，守军十分松懈。中国军队秘密将迫击炮运抵桃玉山对面的阵地，于9月8日拂晓突然向敌人开炮。日军猝不及防，被炸死无数，武器也遭到惨重损失。

随后的几天里，日军倚仗火力优势，向鬻鬻山阵地发起连续攻击。中国守军奋力应战，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。前线官兵冒着炮火，在泥泞的雨水中和陡峭的山崖上与日军展开多次白刃战，喊杀声响彻平西山谷。

13日，日军又运来了多门重炮，向鬻鬻山中国守军阵地轰击，一个上午发射炮弹2000发以上，使鬻鬻山山顶尽成焦土。守卫主峰阵地的四九八团官兵在团长曾宪邦的带领下浴血奋战，多数壮烈殉国，仍坚守不退。当日深夜，卫立煌接到军委会命令：十四军撤往保定、石家庄整补。

15日夜，卫立煌命令部队在黑夜掩护下撤往石家庄一线。日军发现卫立煌部队有撤退迹象，一面派骑兵和汽车尾追，一面派飞机沿途扫射、轰炸，以迟滞卫部的行动。由于卫立煌指挥得当，十四军在日军合围之前，冲出了平西山山区，兵力未受到大的损失。一路上，卫立煌还命令部队护送从沦陷区逃出的百姓一起撤离，并特别联系沿途巡查的军警人员，“尽量不要为难老百姓”。

(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者)

# 如黄战斗，我华野部队大破敌人“东西对进”

史海观澜  
SHIHAIQUANLAN

梅明凯

1946年7月，国民党当局集结重兵，向江苏中部的解放区大举进犯，遭到我华中野战军的坚决反击。在连续遭到5次失败后，国民党军兵力捉襟见肘，于是调来扬州的整编二十五师进攻邵伯、高邮，以配合其淮北的部队对淮阴的进攻；同时，为弥补如皋一线国民党军的兵力空虚，命令驻黄桥的九十九旅东调如皋。

对此，我华中野战军以第十纵队坚守邵伯，以第七纵队佯攻海安、姜堰外，集中一师、六师、五旅等部于8月23日西进，准备围攻敌二十五师的后方泰州，以调动敌二十五师回援。

8月24日，我华中野战军在进军途中得悉敌九十九旅（欠一个营）于23日由黄桥东开增防如皋，但害怕途中遭我歼灭，就“相约”驻如皋的一八七旅全部及七十九旅一个团、九十九旅一个营，分三路向西接应。根据敌情，我华野首长果断决定：集中力量，首先歼灭东西对进的敌人后再行西进。

25日中午，敌九十九旅到达分界附近。我华野六师当即以部分兵力在芦湖担任阻击，另派5个团迅速穿插到敌后，切断了敌人逃向黄桥的退路。当晚，我军发起猛攻，攻克敌人外围阵地，将残敌压缩包围至东分界东段及荡里一线。

与此同时，从如皋出发的敌人

为接应敌九十九旅，进至加力。我华野一师一个团在加力对该敌进行正面阻击，另一个团绕到敌人侧翼，对其展开袭扰，我华野五旅切断了该敌的退路。当晚，我军向谢家甸发起攻击，歼敌一部。

26日，我华野部队派三旅、五旅继续包围谢家甸的敌人，监视其他敌人援兵，调一旅配合六师作战，歼灭敌九十九旅。下午1时，我华野六师开始总攻分界，经一小时激战，将敌大部歼灭。残敌约千人向南逃窜，被赶来的我华野一旅俘虏。

歼灭分界的敌九十九旅后，我华野部队迅速挥师东进，集中力量总攻加力之敌。27日晨，我华野特务团及十八旅一个团赶到谢家甸以东。敌人发觉我军的动向后，企图以营为单位回逃如皋，被我军分别包围、歼灭。另一股敌人向战场赶来，企图救援逃跑的敌人，被我华野五旅击溃。

为扩大战果，我华野五旅乘胜向黄桥发起攻击。29日晚，五旅包围了黄桥并发动了进攻。在军事、政治攻势并施下，守敌于31日晚8点全部缴械投降。至此，如黄战斗胜利结束。

此战，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九旅、一八七旅全部，七十九旅、一六〇旅、六十三旅各一部，总计歼灭敌人1.7万余人（其中俘虏1.2万余人），缴获各种炮50余门，轻重机枪600挺，长短枪3500支。此后，敌人以旅为单位的部队再也不敢在苏中单独行动。

史海观澜  
SHIHAIQUANLAN

# 护国军激战綦江

常红

1915年12月，蔡锷、唐继尧、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，出兵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。1916年1月，戴戡受蔡锷派遣，率部前往贵州策应独立。1月27日，贵州宣布独立，出兵响应云南。

贵州独立后，立即以东、北两路黔军，配合滇军出兵讨袁。蔡锷将滇、黔两省护国军合编为“护国军滇黔联军”，自任滇、黔联军总司令，任命戴戡为滇黔联军第一军右翼军司令，并率领北路黔军，从黔北进攻綦江，其目标是切断叙府、泸州北洋军的补给线，配合护国军第一军左翼军在川南的战斗。

2月3日，戴戡率北路黔军2000余人从贵阳出发，于13日进入松坎镇。14日，北路黔军兵分三路向綦江前沿阵地发动进攻：东路攻青羊寺，西路攻东溪，中路直取九盘寺。14日清晨，黔军先用炮兵发炮猛击敌人阵地，然后战士们沿着悬崖峭壁攀登而上。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，首先占领了九盘山，又经过彻夜战斗，相继攻克了东溪、青羊寺。2月18日，北路黔军又击溃北洋军一个团，占领了马口垭，前锋进抵桥坝河。

北路黔军出师连连捷，声威大震。此时，在泸州前线的护国军第一军与北洋军在纳溪、棉花坡一带激战。蔡锷为了牵制敌军向泸州增援，电令北路黔军加紧进攻綦江、江津，截击增援泸州之敌。北洋军各部也

纷纷增援綦江、江津一线，并向北路黔军发起反扑。北路黔军立即调集兵力，迎击敌人。

2月23日，北路黔军向敌人主动发动猛攻，经激战夺得龙台寺、狮岩等要隘。24日，北洋军的大批援军赶到，重新夺回了龙台寺。北路黔军在部分滇军的配合下，从四面围攻龙台寺之敌，激战一昼夜，毙敌300余人，并成功夺回了龙台寺。2月29日，北洋军从油罗坪据点抽调主力，绕到北路黔军侧翼，企图抄袭蒲河、青羊寺、扶坎坝等处。固守在油罗坪河对岸的北路黔军发现情况后立即分兵出击，将北洋军逐个击破，迫使敌人退回油罗坪。黔军乘胜追击，将油罗坪紧紧包围起来。北洋军利用有利地形，扼险固守。

3月6日，黔军故意撤退，诱使守敌追击。待敌人精锐尽出后，突然对敌人实施伏击。双方激战于石南垭、二涂岩和上坝三地。黔军英勇作战，大破敌军，油罗坪守敌惊慌失措，不久便溃散。

3月10日，北路黔军与北洋军激战于草坪垭一线，打死打伤北洋军700余人，并分头追击，夺得大批武器弹药。14日，北路黔军又与北洋军五个营在石牛口割草坪一带激战，再次歼敌数百人。由于战场形势变化，两天后，北路黔军奉蔡锷电令，由綦江附近转进川黔接壤的羊角老、酒店垭、习水、温水一线，继续战斗。

#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的成立和发展

史海观澜  
SHIHAIQUANLAN

钟同福

中央苏区造币厂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29年8月由东村乡几名银匠办起的东村区（乡）造币厂。该厂于1930年5月由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接管，并成立县苏维埃造币厂，厂址迁至东龙庵。10月，红军攻克吉安，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，11月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接管了该厂，改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，工人增加到20多人，平均每天能造出银圆500余枚。

1931年7月，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三次“围剿”，造币厂的安全受到威胁，便由东村东龙庵迁移至宝坑村。正准备开工生产时，第三次反“围剿”战争胜利结束，造币厂又迁回东龙庵。

1931年11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，同年冬，造币厂奉中央政府的指示，来到瑞金叶坪洋溪村，成立了中央造币厂，由苏维埃国家银行直接领导。

中央造币厂建厂初期是手工制造，效率不高，操作程序也较为落后，但由于原料充足，铸币工人工人努力工作，产量不断增加。

改装，并精心刊刻了钢模。此后不久，中央造币厂开始半机械化生产，先后铸造出在苏区流行的苏维埃银圆（一元、五角等）和面值二角的银毫，“一角、五角的铜毫，及在白区流通的“鹰光”“帆船”“大头洋”“小头洋”“雕子边”“龙子边”等银圆，对打破敌人的禁运与封锁、改善根据地军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1933年夏，中央政府指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尽快从白区购进铸币机械。江西外贸分局接到任务后，通过赣州商人从上海买回一台机器，还购回了一批供制造钢模的“马金钢”。1933年冬，红军又在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套铸造设备，运回造币厂。1934年8月后，造币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，全厂有职工170余人。由于机器设备更新和人员增加，厂里实行三班制，日常产量稳步增长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长征，中央造币厂停止了造币生产，工人们组织成运输队，由国家政治保卫队1个连护送，将造币厂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运输到于都县高陂龙山村。根据中央政府办事处指示，工人们在附近山区埋藏好机器设备，编入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参加游击战争。造币厂的几十担银坯，由国家政治保卫队护送，随中央政府办事处转移。

# 第二次东征期间，符昭寰的一次“独断专行”

贾晓明

1925年9月，在第一次东征中败退粤闽边境的军阀陈炯明又卷土重来，重新占领广东东江地区。广州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。

9月28日，国民政府委任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，罗加觉夫为军事顾问，集中总兵力约3万余人，分为3个纵队出兵讨伐陈炯明叛军。各纵队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，连战连捷。29日，周恩来等率部在河婆大破陈炯明叛军。叛军企图由双头抢道北行，逃往汤坑。周恩来率该部主力从河婆追敌至安流，随即召集军事会议，根据当地农会领导古大存等提供的准确情报，决定向五华罗经坝追击叛军。

与此同时，冯轶裴奉命率余鹰扬、张和两个支队及独立团，施行“超越追击”，以阻截叛军的去路。冯轶裴率部由华阳出发，连夜奔袭近80里，从安流向汤坑方向展开急行

军。当冯部进至双头交叉道口时，遭遇了叛军的先头部队。冯轶裴指挥部队立即展开阻击，把叛军的退路封死，双方发生激战。

战斗中，叛军抢占了双头以南的风车牛东、西一带高地，在高地架起大炮和重机枪，居高临下向东征军轰击、扫射，让东征军攻击颇感吃力。冯轶裴见久攻不下，又调集独立团到战场左翼，寻机出击。当时，独立团的一个营距敌人最大的炮兵阵地仅三四千米远。时任该营第九连连长的符昭寰经过观察，向上级提出建议：在敌人尚未发现该营之前，应把握时机，迅速向敌人最大的炮兵阵地发起进攻。曾长认为建议很好，于是向上级请示。由于战场地形复杂，传令兵去了很久也没有回来。符昭寰恐失去战机，于是果断“独断专行”，率该连急向敌人炮兵阵地侧翼迂回。该连以茂密的植被和高低起伏的山丘地形为掩护匍匐前进，直至敌人炮兵阵地100

米外，敌人也未发觉。随着符昭寰一声令下，司号兵吹起冲锋号，九连战士一拥而上，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。叛军正在全力和阵地正面的东征军交战，不料又有一支生力军从背后杀出，顿时乱了阵脚，其炮兵、重机枪率先逃跑。符昭寰命战友夺过一挺机枪，向阵地上的叛军扫射。攻击敌人正面阵地的东征官兵见敌人炮兵和重机枪相继“哑火”，也迅速展开冲锋。敌人顿时全线崩溃，仓皇逃走。九连也因此缴获了敌人阵地上的全部大炮和轻重机枪。

叛军残部继续逃窜，符昭寰指挥连队在打扫战场后，又投入了追击叛军的战斗。随着东征军各部相继赶到，将残敌团团包围起来。当日黄昏，东征军总指挥部下达命令：第一、二纵队相关各旅旅，趁月夜四面出击，务必将叛军全歼于双头。双头四周东征军各部所有的炮兵一齐开火。炮击过后，东征军步兵将敌人包围痛击，许多山头的争夺往往